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有我之境

张燕玲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有我之境

张燕玲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我之境 / 张燕玲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063-9899-2

I. ①有…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8545 号

有我之境

作 者：张燕玲

责任编辑：向 尚

装帧设计：王汉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99 千

印 张：25.25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99-2

定 价：4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燕玲

现任《南方文坛》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文艺评论、散文创作与编辑工作。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家》《十月》《散文选刊》《美文》《侨报》（美国）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论及散文百余万字，一批散文作品入选20余种中国年度选、优秀散文选和《大学语文》读本，并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出版论著《批评的本色》《玛拉沁夫论》《感觉与立论》《广西当代文艺理论家丛书·张燕玲卷》4部，散文集《此岸，彼岸》《静默世界》《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张燕玲卷》3部；主编有《南方批评书系》《南方论丛》《鸢尾花图文书丛》《我的批评观》《南方艺术视角》等近30部。作品曾两次获中国女性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以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独秀文学奖等；系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余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目录

第一辑

寻找文学的立足点	2
建构日益丰富阔达的文学批评格局	
——近年文学批评的一种观察	7
文学批评三人行	10
批评的难度	16
孩子的，也是成人的	
——兼议儿童文学创作的难度	20
理论期刊发展的难度	
——以《南方文坛》为例	23
散文与杂文创作的难度	
——关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答记者问	27
当下文学创作的难度	31
论玛拉沁夫	41
有担当的文艺批评才是真的批评	86

第二辑

历史缝隙间的家国情怀	
——读赵本夫的长篇新著《天漏邑》	90
以修身来修文 以修文来修身	
——关于李修文的《山河袈裟》	94
身体的荒诞史 人心的后悔录	
——读东西的长篇新作《后悔录》	98



所有的念想都因了农历	101
王跃文长篇新著二题	105
草根生活的寓言化	
——朱山坡《风暴预警期》	110
书写苦难中的人性温暖与重量	
——孙向学的长篇新著《落尘》	114
沟通雅俗写作的路径	
——读朱东的《沧海之约》	118
般若，般若	121
张冲的困境：杨争光的互文	124
短篇小说的临门一脚	126
奔跑着成长：邓湘子《像风一样奔跑》	132
静虚的声音	
——关于吴玄的小说	135
失血的村庄	
——读李约热的《巡逻记》	138
无法埋葬的孤独	
——读皮埃尔·佩居的《孤独的女孩》	140
天堂的守望者	143
山之阿 水之湄	150
风情人情两相宜	
——读凌渡散文	153
与时代同行	
——《国运——南方记事》札记	159
写什么与怎么写同样重要	162
个人性的岭南叙事	164
根性的乡土叙事	166
历史的现实与飞翔的大地	
——关于廖德全的历史散文	169
公元 1999	
——怀念张钧	172
一棵精神之树	175



以画面穿透情感

- 关于《鸢尾花图书文丛》 177

第三辑

- 女性写作：冲突与和解 180

虚实之间

- 以梁鸿的《神圣家族》为例 186

片面的深刻

- 阎真长篇小说《因为女人》的性别悲剧 190

穿心而过，女性的疼痛

- 读潘向黎的长篇小说《穿心莲》 194

隐秘盛开的西街

- 评《朗霞的西街》 198

在漫游中狂想

-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 201

- 似水如月见素心 205

- 李欣伦的《重绘劳动者的身影》 210

文心如月

- 关于黄蓓佳的长篇新著 213

静水深流

- 范小青的短篇小说 216

女性的精神牧场

- 梅卓的中短篇小说集《麝香之爱》 219

- 你永远无法走出你 223

- 血水赤婴 226

广西双桅船

- 读杨映川与贺晓晴 229

玫瑰花开

- 广西女作家札记 232

像夜莺一样歌唱

- 关于阿毛的《变奏》 237



独特的乡土少儿	
——青年作家王勇英的南方写作	240
岭南都市的天然叙述者	247
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	
——读旧海棠作品记感	250

第四辑

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	
——关于近期广西长篇小说的一种描述	256
文学变局中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	265
文学桂军的一种释读	276
海南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283
充满时代感与丰富性的新的文学版块	290
用双眼还原活的现实	
——以深圳网络文学大赛非虚构文本为例	295
以精神穿越写作	
——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	299
新的文学版图	
——崛起的广东青年作家群	307
平实的收获	
——2004年广西青年文学扫描	315
南方的果实	319
散文创作中的仫佬三杰	324
从瑶乡出发	327
山里山外	
——《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札记	330
风生水起	
——广西环北部湾作家群作品札记	333
从“鬼门关”出发	
——成长中的玉林作家群	342

寻找绚丽多彩的八桂文化	348
理性的自觉	
——从茅盾文学奖看广西近年长篇小说创作	351
《南方文坛》与前沿批评	
——“广西文化舟”在北大百年讲堂	357
《南方文坛》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	361
与《今日批评家》结缘	
——关于《我的批评观》	371
八十年代的文学果实	
——张燕玲访谈录	375

目
录



第一辑





寻找文学的立足点

2010年有两个文本令我震动与反思。一个是青年批评家梁鸿发表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的长篇非虚构文本《梁庄》(单行本《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另一个是青年作家李洱发表在《作家》(2010年第13期)的《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这两个文本都是“越界”写作，评论家梁鸿创作的叙事长篇，作家李洱挥就的机锋闪烁的驳论文章，而且两者都成为本年度备受业内关注的重要文本。

梁鸿的《梁庄》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写出了她所观察和理解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她出生并成长了20年的地方，她既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也是一个体察者与思考者。阅读《梁庄》，令人既感动又沉痛，梁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当前乡村的场景，那些人物、故事与命运是如此真实痛切，又如此触目惊心，残酷得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我们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疼痛与煎熬，她的目光、她的体悟与忧思、她的文学立足点。是的，当下的书写（创作与批评）太多故作，满足于小我与象牙之塔，从而忽略写作者的立足点，忽略当下现实，忽略写作者与人心与现实的对接。然而，生活在当下，却不关心我们的时代，或说不了解我们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误区与盲点。作为青年学者和批评家，梁鸿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误区，“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

（梁鸿《从梁庄出发》，以下引文同此）她困惑自己每年都返回的故乡，只有她住下来半年之久才发现自己熟视无睹的故乡，居然潜埋着如此多的或温情或冷酷的血淋淋的真相，她因这一困惑而书写，并以自己的书写见证这个时代。

评论家梁鸿这次“越界”的写作，除了对自己的虚构生活不满外，也许还来源于以下两种不满：首先是对当前文学作品的不满，尤其是对



乡村写作的不满，不满他们对现实的悬空，不满作品与现实与人心的无法对接。不满之中，评论家梁鸿摒弃了温情脉脉与概念化的东西，直面那片土地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直接拿起笔，写出她所认识的“真实”，做出了一个非虚构的文学实践，创作出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一个在我们惯常的文学标准之外的《梁庄》，一个本该出现在作家笔端的叙述。

其次则是对自身评论工作的不满，文学评论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与社会现实隔膜度更深。而《梁庄》的写作方式使梁鸿摆脱了羁绊，直接面对具体的现实，突破了“从文学到文学”的批评文本的内在循环；同时这在文体上也是一次探索与创新，梁鸿所做的半年的田野考察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作，但与之不同的是，她所做的并不是照相式的分析与记录，而是深深地投入了她的情感与自我，这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她所关注的不是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对农村（“故乡”）整体状况的考察，因而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了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并以开放式的结构使作者与乡村与人物与读者沟通，展现了一个中国村庄的全貌，及其乡土中国的征候和中国式的悲哀，并以其质朴、真切打动了我们的心。梁鸿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她进行了很多理论准备：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国外政治学。但在写的过程中，面对脚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用不上。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用理念建构一个乡村生活，最后只能放弃理论。”“我呈现的只是一种困惑，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就很满意了。”梁鸿完成了她的初衷，完成了“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梁鸿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或说批评家以知识、概念、“思想”作茧自缚的精神状态，也是对只读知识性东西而忽略生活常识、忽略当下原创的经典主义者的一个警醒，这样的写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知识分子灌注了一种生气和力量。这种力量还来自贯穿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比如乡亲对乡亲、乡亲对村干部的直言不讳，尤其她父亲对村干部的批评，这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这也体现了梁鸿对“良医”精神与“良相”精神的一种努力与张扬。面对当下生活，我们既需要有技术（学术）能力与专业精神的“良医”，也需要有关注现实与担当精神的“良相”。鲁迅是这二者高度结合的范式。“不



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中国大多数文人的理想。具体到文学，提升文学的表现力，坚守文学的专业精神，便有了“良医”的能力；而又能关注现实，忧国忧民，勇于担当，便有良相的情怀与精神。也许，这是对以审美功能为主的文学过高的期许，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拥有这两者功能，在我们的文学标准具有文学性的前提下，在一种有机的、稳定、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学评价标准体系中，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更多富有理想的勇于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我们是否不应该忘却我们这一脉文学传统？这本是我们自己的看家本领。

也许这便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是文学表现中有价值的路径之一，富有启示意义。普鲁斯特说：“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尽管，梁鸿返乡的情调有点浓，叙述也还相对粗糙。但《梁庄》是日常的梁鸿，潜入生活了20年的故乡深处，再回到文学后，更深刻的“我”所创造的。这个日常与深刻的结合，便是现实与理想的相会，是写作者立足点与表现力的相生相应。

另一个文本是青年作家李洱发在《作家》2010年第13期的《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本文也许也来自李洱的不满，面对持续一年多之久，由“顾彬论”而引发的热论，李洱忍不住想告诉国人真相，告诉我们他所了解的顾彬。李洱的这篇文章不仅明晰思辨、诚恳绵实，而且庄严畅扬。我以为有了李洱这篇文章，再去论说“顾彬论”显得多么可笑与无意义。

问题在于，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作家何为？批评家何为？学界何为？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因为一个不怎么读中国现阶段小说的汉学家说我们的文学是垃圾，就真把我们的小说当成垃圾了，或者来回不停论证，或者来回自己与自己争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葆有文学的自信心与判断力？一如李洱所言：“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对自己的创作保持足够的清醒，那它确实很容易跟在汉学家的屁股后面走。”（《阎连科的声母》）

另一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样有力量的转折点不是出自我们这些批评家的笔下，而是来自小说家李洱的笔锋？批评家何为？当然李洱是中国新生代作家中富于理性自觉的翘楚。他曾在我服务的《南方文坛》发过《阎连科的声母》（2007年第5期）并获得当年度优秀论文奖。此文以人本与文本融会的角度，描述了阎连科及其创作，敏感精辟，鲜活生动，独出己见；同时他以汉语拼音的声母结构使论文具有了独特别致的



文体风格，一时成为佳话。

作家的批评实践表明：作家特有的艺术敏感、思维方式会使文本时时进入一般理论批评难以到达的地方，奇思妙想时时会直抵批评对象的本质精神；此外还表明：批评本来就不是批评家的专利，也为小说家中的批评家、批评家中的小说家留下了注脚。有此理性自觉的新生代作家还有毕飞宇、邱华栋、红柯等，包括一批批评家中的散文家，诸如南帆、李敬泽等，以及梁鸿这样的越界写作者。其实，这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我们的现代文学大家不就是学者与作家集于一身的吗？

这两个文本还启发我们思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故乡”、能否理解这个世界？能否在复杂的现实葆有理想？还有，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我们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学立足点？

是的，什么是文学的真实？对于生活在一个虚构时代的我们，尤为重要。今天的文学是需要新的社会的想象力，而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身，哪怕是另外一种乌托邦，也许这就是所谓现实与理想的文学关系了。今天，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读者也越来越少。我想，一是快餐文化的流行，低俗化与娱乐化泛滥，浮躁之下读者大量流失与疏于选择，他们多处于被动接受与浅阅读当中，高品位的选择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有实力的作家在浮躁与功利中失却了专业精神，或被影视牵着鼻子走，或去做商品代言人，从而忽视文学原创精神与有难度的创作，粗制滥造以及不断重复自己，丧失了直面世界的追求与能力，轻视了文学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忽略了学养而少了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的博识，甚至丢失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人物、故事、细节、结构乃至思想等看家本领，文学因而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及至“文学真实”都成为了问题。于是，读者便退而次之变为对“真实”的渴求，“非虚构”作品热便成了时代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全媒时代的文学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与自我印象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比如关于顾彬的论争，少有人探究其人其事的真相而陷入以讹传讹的口水仗；比如对乡村对故乡远坐于书斋的牧歌式误读，或想当然书写农民工走向城市的迁移；比如少有人从作品的文本出发，客观肯定足下本土文